

网络层级评价中的词汇重构

——“夯”与“拉”语境反义现象探析

张润敏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7月27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11日

摘要

网络层级评价体系中，“夯”与“拉”本无语义关联的两个汉字，在网络构式“从夯到拉”的压制下被临时捏合为一对语境反义词，分别承载“极好”与“极差”的评价功能。本文追溯了“夯”从明代《字汇》所收俗字，到北方方言表“笨拙”，再到借音闽南方言giā并语法化为性质形容词的语义攀升路径；同时考察了“拉”从《说文解字》“摧也”的动作动词，到明清白话小说表“拖拽”，再到截取东北方言词“拉胯”并继承其消极语义韵的语义坠落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语言经济原则与社会心理语用学视角出发，指出该现象是信息过载时代青年群体借助极简化语言符号进行认知降维、寻求高效沟通与群体认同的语用策略，亦是其在不确定性加剧的现实环境中通过符号秩序建构获取掌控感的一种情绪释放机制。“夯”与“拉”的语境反义现象，生动地展示了语言在交际需求驱动下旺盛的自我更新能力，也为我们考察传统汉字在数字时代的语义重构与语用功能转换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关键词

网络层级评价，夯，拉，语境反义，构式压制，语言经济原则，语义演变

Lexical Reconstruction in Online Hierarchies

—The Contextual Antonymy of “Hāng” and “Lā”

Runmin Zha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ly 27,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1, 2026

Abstract

In the hierarchical evaluation system prevalent in online discourse, th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hāng and lā, which originally bore no semantic relation, are temporarily conflated into a pair of

文章引用：张润敏. 网络层级评价中的词汇重构[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264-269.

DOI: 10.12677/ml.2026.149922

contextual antonyms under the coercion of the online construction “cóng hāng dào lā” (from hāng to lā), assuming the evaluative functions of “excellent” and “terrible”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traces the semantic ascent of hāng from a colloquial character recorded in the Ming-dynasty lexicon Zihui, through its use in northern dialects to denote “stupid/clumsy,” to its phonetic borrowing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al word giā and subsequent grammaticalization into a stative adjective meaning “popular/trending.” Concurrently, it examines the semantic descent of lā from a verb meaning “to break/destroy” in the Shuowen Jiezi, through its extension to “to drag/pull” in Ming-Qing vernacular fiction, to its trunc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dialectal word lākuǎ and inheritance of its negative semantic prosody. On this basis, drawing upon 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and sociopragmatic perspectiv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is phenomenon represents a pragmatic strategy employed by contemporary youth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namely, leveraging minimal linguistic signs to achieve cognitive reductio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and group identity recognition. It also serves as an emotional releas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seek a sense of control by constructing symbolic hierarchies in an increasingly uncertain social reality. The contextual antonymy of hāng and lā vividly demonstrates the robust self-renewing capacity of language driven by communicative needs, and provides a vivid sample for examining the semantic r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c functional shif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digital 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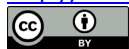
Keywords

Online Hierarchical Evaluation, Hāng, Lā, Contextual Antonymy, Constructional Coercion, Principle of Economy, Semantic Chan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 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 一种起源于游戏圈的“Tier List (层级列表)”评价体系开始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行, 在近期影视剧评价、美食打卡的各类文化产品讨论中, 网民们倾向于将事物划分入定型的层级序列进行高效评判。其中, 最引人瞩目的语言现象莫过于处于评价两极的“夯”与“拉”。

- (1) 抛开粉丝滤镜, 锐评一下春节档看的三部热门电影。《飞驰人生3》给到夯……(微博, 2026)
- (2) 春节档电影避雷指南, 从夯到拉……(微博, 2026)
- (3) 学校门口那家炸猪排夯到爆, 但是他们家的鸭血粉丝汤真的拉完了。(微博, 2026)

从构式语法与认知语用学的视域来看, 这一现象绝非单纯的流行语更替, 而是现代汉语构式在网络交际中发生变异与创新的典型案例。正如 Goldberg (1995) 提出的构式压制机制[1], 网络层级构式自上而下地赋予了处于两极的词汇强烈的等级对立特征。这两个本在字源、词性上毫无关联的汉字, 在“从夯到拉”这一网络构式的压制下, 被奇妙地捏合在一起, 在特定语境中临时充当了一对表示“极好”与“极差”的反义词, 进一步将其置于现代汉语的构式网络中考察, 更能精确定位其功能。在当代青年的网络交际中, 表达“层级与极性评价”的构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网络。例如, 同样表征极性评价的“X 界的天花板/地板砖”构式, 侧重于在特定领域内确立单极的极端标杆。与之相比, “从 X 到 Y”构式的独特性在于, 它不仅确立了评价的两极, 更提供了一个包容性的“全量级极性框定”框架, 允许使用者将多个对象排列其中。在这一构式网络中, “从夯到拉”通过槽位词项跨越时空的极度反差, 确立了其作为网络序列评价核心构式的地位。这种跨越时空的词汇重构与语境反义现象, 不仅鲜活地折射出当代网

络交际追求高效与极化的新特点，也为我们考察汉语古老字词在现代语境中的演变与重构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切面。通过剖析这对词语的语用新生，我们能够更清晰地透视传统语言符号如何在数字时代被重新唤醒，并被赋予全新的认知与交际功能。

2. 溯源“夯”：跨方言借音与词义的主观化

追本溯源，“夯”(hāng)并非先秦古字，它的出现和广泛使用相对较晚，主要活跃于明清以来的俗文学和民间口语中，这是非常典型的会意字，字形从大从力，表示：需要花费极其巨大的力气。首次出现是在明代梅膺祚编纂的《字汇·大部》中：“夯，呼郎切，音杭。用力以肩举物。”^[2]到了清代，“夯”在北方方言和白话小说中，语义引申为“击打”和“憨笨”。

(4) “二鞑子夯笨，吃螺蛳时，或连身子一同绕圈。”([清]文康《儿女英雄传》)

(5) “谁都像我心拙口夯¹的，由着人说呢！”([清]曹雪芹《红楼梦》)

随着社会发展，在北方的传统民俗与劳作中，“夯”逐渐演变为砸实地基的沉重工具，如石夯、木夯，并引申出动词义“打夯”，表示在劳作中人们喊着号子用工具砸压地面。王志平(2025)^[3]据此总结，“夯”是一个使用地域比较广泛的近代俗字。

至于“夯”在当代网络语境中如何跃升为“最高评价”，则要归因于一次跨方言的词汇借用与语义流变。在闽南方言里，有一种表示“事物被高高托举、热度高涨”的方言口语，因为找不到对应字，当地民众就借用字音相近、且字形带有“大力向上”意象的“夯”字来对译发音相近的方言本字 giã²。闽南语中有音无字的词，往往以汉语同音字或另创新字代替，从而产生新词或新义。借用“夯”字记录 giã，正是闽南语“有音无字→借字记录”的典型现象。在这一借音过程中，“夯”首先完成了从动作动词向性质形容词的语法化。田源(2017)^[4]指出，网络语言以“方言词语的直接借用、词语谐音、句式借用和句式缩略”等方式吸收汉语方言中的语言成分。“夯”从闽南方言进入网络语境，正是方言词“嫁接”到网络语言的典型案例。在这一借音过程中，“夯”首先完成了从动作动词向状态形容词的语法化。

在网络快速传播中，基于“热度即质量”的语用推理，大众往往默认受人追捧意味着品质过硬，热度即质量，所以，在网民的高频使用下，“夯”逐渐褪去客观描述的色彩，完成了词义的主观化。网络流行语“在反复高频使用中形式、意义和功能动态浮现”，伴随“主观性”的增强，网络表达“由客观陈述发展到主观评价”。梁鑫渊(2026)指出，“夯”“拉”等网络词语的广泛流行折射出互联网时代词汇使用的极简化和趋同化现象^[5]。更关键的是，当它被纳入“从夯到拉”这一层级评价构式后，构式内部从高到低的等级序列对词义产生了强烈的压制作用。“从夯到拉”是2025年开始流行的网络评价体系，采用“夯 > 顶级 > 人上人 > NPC > 拉完了”的阶梯式排序。“夯”代表“事物的极致优秀状态，强调超越常规评价标准的表达”；该体系是网络文化中“Tier list”的中文本土化衍生物。“夯”字原本“高高托举”的向上意象，使其顺理成章地占据了序列的金字塔尖，最终在特定语境下固化为一种表达强烈主观赞誉的极量表达，在网络评价中表示最高分。“网络迷因”源自英国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的“模因”(meme)概念，指可复制传播的文化信息单元^[6]。“夯”作为网络流行语，其快速传播正是模因复制与传播的结果。网络流行语“在形成一套连贯的意义体系时，会产生一种参与式文化”，是“不同青年群体之间最为普遍的‘通约货币’”，能“进一步加强不同群体使用者之间身份的认同”(李彪，2025)^[7]。当“夯”被纳入“从夯到拉”的评价体系，懂“夯”的人自然在一个频道，未能掌握该体系的人则

¹同“笨”。

²该方言本字在“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中规范注音为“giã”，字母上方的“^”符号代表闽南语音系中的第五声，调值近似 13 或 24，听感接近普通话的第二声。

难以融入，完成了亚文化群体的身份确认。

3. 考古“拉”：词形截短与消极语义固化

与“夯”的词义攀升路径不同，网络语境中表示极度负面评价的“拉”，则经历了一场词形的截短与消极语义的固化。

从字源来看，“拉”是形声字，从手，立声，在古汉语中，最早是个带着暴力色彩的动词，本义为“摧毁、折断”。《说文解字》中的记载：“拉，摧也。”[8]，《三国志·魏书》中的记载是“拉朽摧枯，破交如摧枯拉朽。”[9]到了中古和近代汉语时期，随着词汇双音节化和白话文的兴起，“拉”演变出了“拖拽”之意，成为明清白话小说中表达此类动作的最高频用字。

(6) “智深把那条汉子拉着，一直提入客店里来。”([明]施耐庵《水浒传》)

(7) “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无所不至，引诱的子弟们都坏了。贾瑞也算是个最坏的，所以就拉拢上了。”([清]曹雪芹《红楼梦》)

在今天网络评级体系中，处于底层的“拉”实际上源于北方方言词“拉胯”，“拉胯”最早描写的是骡马等牲畜在长途跋涉后，后腿发软、瘫倒在地的生理窘态，后来这个词被隐喻化地投射到人类行为上，指代人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或表现差劲，未能达到预期。进入网络交际语境后，网民为了追求输入效率和情绪表达，对“拉胯”进行截短。网络语言普遍遵循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拉胯”的流行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密切相关(黄午宵 2023)[10]。网络用语正呈现“越来越短”的趋势，从“拉胯”到“拉”，短词的“能产性”与传播力远超长句。截短是网络语言中常见的构词方式之一。单音节语素“拉”不仅独立成词，而且完整地继承了原词“拉胯”的消极语义韵。“语义韵”是语料库语言学的标准术语，指词语由于经常与特定语义特征的词项共现而沾染的某种语义色彩。“拉”从“拉胯”处完整继承了消极语义韵，使其在独立成词后依然携带强烈的负面评价色彩。此外，有观点认为“拉”还融合了英语单词“low”(低、差)的语义，进一步强化了其负面评价色彩。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可以解释为一种“语境吸收”，即在特定的贬义语境中，“拉”字沾染并固化了极度负面的评价色彩，随着高频使用，它脱离了具体的动作属性，彻底沦为排行榜最底层的标志，并与处于顶端的“夯”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从夯到拉”评价序列中的两极。

(8) “你这操作太拉了呀，还不如赶快投降呢！”(微博，2025)

(9) “煎饼果子夯，面茶咸豆腐拉完了”(微博，2026)

(10) “锐评学校附近美食，从夯到拉五个等级”(小红书，2026)

例(8)展示了“拉”作为即时评价语的单点使用；例(9)展示了“夯”与“拉完了”在同一语境中的两极对照；例(10)则展示了该体系作为一个可复用的评价框架被主动调用。分别代表了该评价体系在微观(单点评价)、中观(对比评价)和宏观(框架调用)三个层面的应用，共同印证了“从夯到拉”从临时性网络梗固化为稳定评价构式的过程。

4. 语用透视：语言经济原则与大众交际心理

从语用学的视角透视，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从夯到拉”来给事物排名呢？其实这是大家面对复杂世界时的一种认知降维，在如今信息化时代，单音节的“夯”和“拉”，发音干脆，情绪拉满，是最高效地进行社交表态的工具，在这条看似粗略的评价序列背后，隐藏的是年轻一代对高效沟通与群体认同的双重追求：一方面，极简化的评语缩短信息编码与解码的时间；另一方面，共同掌握这一评价体系的个体能在瞬间完成群体内的身份确认(李彪，2025)[7]。

从社会心理语用学的角度观之,该现象亦可被解读为当代青年在不确定性加剧的现实环境中,试图通过语言符号的秩序建构来获得掌控感的一种情绪释放。这种掌控感之所以深度依附于这一层级评价形式,面对复杂多变的客观事物,传统的细粒度评价充满权衡的焦虑;而“从夯到拉”的单音节两极词汇,强行抹除了事物本身的灰度与多维属性,用排他性的语义标度建立起一种虚拟的确定性。当青年网民将混沌的现实对象强行置入这一非黑即白的层级序列时,不仅以最低的认知成本实现了沟通的极简,更实质上是符号空间内用语言的“确定性”抵抗了现实世界的失序与不确定性。当个体在虚拟空间中敲下“太拉了”或“这个夯”时,其实质是在语言层面行使了一次短暂的“评价主权”——个体得以在符号世界中确立绝对的评价主体地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与不确定性焦虑。

5. “从夯到拉”的系统特征与生命周期

在当代网络语言生态中,评价类流行语层出不穷。为了更精准地定位“从夯到拉”评价体系的独特性,有必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下,并对其未来的演变趋势进行动态考察。

5.1. 横向比较:形式、语义与语用功能的差异

在网络交际中,曾涌现出如“YYDS(永远的神)”、“绝绝子”、“依托答辩”以及网文圈的“神作-粮草-毒草”等多种评价形式。与这些评价语相比,“从夯到拉”在以下三个维度展现出显著的差异。

其一,在形式载体上,相较于字母缩写(YYDS)或附加式造词(绝绝子),“夯”与“拉”回归了汉语最基础的单音节汉字形态。这种极简的形式不仅在视觉和听觉上更具冲击力,也最大程度地契合了语言的经济原则,使得键盘输入与信息解码的成本降至最低。

其二,在语义构建上,传统的“好评-中评-差评”体系提供了一个包含中间态的完整标度,允许语义的缓冲;而“从夯到拉”则强行剥离了中间灰度,通过性质形容词的极性对立建立起一种非黑即白的连续标量系统。它直接锚定评价的主观量极点,主观评价色彩更为极端和纯粹。

其三,在语用功能上,“YYDS”等词往往作为孤立的情绪宣泄点出现,缺乏系统性;而“从夯到拉”自带框架属性,它不仅能用于单点情绪表达,更能作为一个现成的“认知脚手架”,用于构建复杂的排序鄙视链,展现出更强的构式包容力与语篇组织功能。

5.2. 动态视野:内部变异与生命周期前瞻

语言是动态发展的有机体,“从夯到拉”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评价构式,其内部已经开始衍生出形态句法的变异,这也预示着其生命周期的未来走向。

首先,在词法层面的“能产性”与内部变异。虽然“夯”与“拉”在构式中表征极量,但在实际使用中,网民为了追求更细致的语义表达,正在打破其“绝对极点”的限制,衍生出诸如“略拉”、“巨夯”、“夯中夯”、“夯爆了”等变异形式。这种现象表明,该反义词对正在经历一定程度的程度量级化,它们通过与程度副词或构式叠加,在原本非黑即白的两极之间填补了更多的主观量级,展现出极强的词法能产性。

其次,从生命周期与语义演变的趋势来看,“从夯到拉”不可避免地将面临“语义通货膨胀”与“语义磨损”。随着这一极端评价形式的泛滥与高频使用,其原本附着的强烈情感浓度与主观极量将被逐渐稀释。在未来,“夯”可能泛化为普通的“好”,“拉”可能弱化为一般的“差”,失去其原有的刺激度。届时,网络社群的交际需求势必会驱动新的极少量或极大量词汇出现,以填补其语义磨损后的空缺。然而,即便其极端评价色彩随时间消退,作为一组经过网络语境淬炼的双音节反义词,其极有可能沉淀为现代汉语口语中稳定的俗语成分,完成从“网络流行语”向“基本词汇”的过渡。

6. 结语

“从夯到拉”作为一对在网络层级构式压制下临时生成的语境反义词，其演变轨迹不仅是两个孤立词项的语义流变，更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在数字化交际中自我调适与重构的典型缩影。无论是在跨方言借音中实现词性转换与主观化攀升的“夯”，还是在截短造词中固化消极语义韵的“拉”，都生动展示了语言在交际需求驱动下旺盛的自我更新能力。

从语法、语义与语用互动的维度透视，这一网络语言现象折射出当代青年面对信息过载与复杂环境时，试图通过语言的“经济原则”与“预制构式”进行认知降维、确立秩序感并寻求群体认同的交际智慧。更为深远的是，它提醒我们，网络流行词绝非无源之水。从明代《字汇》里的重体力劳作，到汉代《说文解字》中的摧枯拉朽，这些承载着古老意象的传统汉字在数字时代被重新唤醒，并在新的句法槽位与极性语境中被赋予了全新的语用功能。

面对层出不穷的鲜活互联网新词汇，研究者既应以开放包容的学术姿态，敏锐捕捉汉语在民间交际中自发生成的生命力；也应坚持严谨的本体分析，在关注网络语言生态健康化的进程中，见证传统词汇规则与现代大众交际心理之间的碰撞、调适与重构。语言从来不是静止的符号系统，而是随着社会交际需求不断演变的有机体——“从夯到拉”的构式化与流行，正是这一古老真理在数字时代的最新注脚。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5.
- [2] [明]梅膺祚. 字汇[M].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刊本.
- [3] 王志平. “工”字补释——兼论“夯”“扛”的历史演变(下)[J]. 文献语言学, 2025(1): 149-160+267.
- [4] 田源. 网络流行语中方言成分的生态语言学观照[J]. 长江学术, 2017(4): 90-95.
- [5] 梁鑫渊. 网络极简热词折射文字失语症[EB/OL].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604/t20260402_5979105.shtml, 2026-04-02.
- [6]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卢允中, 张岱云, 陈复加, 罗小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215-227.
- [7] 李彪. 中国网络流行语演化 20 年: 机理、规律与转向[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106-115.
- [8] [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宋]徐铉, 校定.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9] [西晋]陈寿. 三国志[M]. [南朝宋]裴松之,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0] 黄午宵. 浅析网络热词“拉胯”[J]. 汉字文化, 2023(S1): 29-31.